

# 三姑娘

朱跃杰

“三姑娘,你又野哪去了?吃饭啦……”一阵阵喊声刺破天空,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。

三姑娘是谁?她是生产队老张家的三女儿,上面有两个姐姐,在家排行老三,小学未毕业就在家干农活,人称三姑娘,大家都这么叫,至于她大名叫什么,估计没有几个人知晓。

三姑娘家住在湾南头(我们家乡把村庄称作湾),这是一个小湾,只有五户人家,她家靠近一条小路,用桐油漆的槐木大门,有些年头了,已显破旧。大门两边贴的一副春联,虽经风雨洗礼有点褪色,但内容依稀可见:

天增岁月人增寿

春满乾坤福满门

这在当年是最常见的一副对联,内容有些陈旧,却是过年时,社员们满满的祝福和期望。

这是一户典型的豫南乡村民居,土坯茅草房,是那个年代主要特征。其院内正房坐北朝南,偏屋坐东朝西,土坯垒的院墙,历经风雨侵蚀,已显斑驳。大门过道东边是厨房,西边是杂货间,堆一些常用的农具及柴草。正房中间是堂屋,相当于现在的客厅,用土坯垒的供桌靠近北墙,上方贴一张毛主席像,两边是一副对联,“吃水不忘挖井人,幸福全靠毛主席”。堂屋一侧挂着玻璃相框,家庭成员和亲戚的相片镶在其中,这是农村家庭装饰的标配,几乎家家都有这一相框。还有些社员,有子女在外当兵或工作,相片也就多了起来,一排挂着两三个相框,格外耀眼,这是一个家庭的荣耀。

三姑娘家是大家庭,一共八口人,姊妹七人,大姑娘已出嫁,下面还有两个弟弟,两个妹妹,二姑娘和三姑娘住在偏屋,各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闺房。其家人口多,院子也大,院内种有一棵葡萄树,两棵石榴树。一到夏天,一绿一红,好看得很,惹得左邻右舍的孩子们,前往树下玩耍。

两个女儿,长相却不相同。二姑娘身材苗条,皮肤白净,爱打扮。浑身上下,从头到脚,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三姑娘身高体壮,四方脸,皮肤黝黑,大手大脚,扎两条短辫,一天到晚就是一身装束。

姐妹俩长相不一样,性格也不

同。二姑娘文静,话少,即便说起话来,也是轻声细雨,温柔贤淑。三姑娘则不同,说话高门大嗓,快人快语,有啥说啥,从不藏着掖着。

二姑娘正在热恋中,其对象是本队的老亮,恋爱的姑娘更爱美。当年农村没有熨斗,为使衣服平整板正,出门好看,二姑娘就用土办法,把洗好的衣服浸泡在米汤里,然后拿出晾干,当地把这一过程称为浆衣服。浆过的衣服平整,就如熨斗熨过一样,没有皱褶。每逢闲时与老亮约会或上街赶集,二姑娘就穿上浆过的衣服,让一些年轻人羡慕不已。

三姑娘当年十六、七岁,情窦初开,虽大大咧咧,穿衣不讲究,但也有爱美之心。有时春季下地干活,田埂上野花盛开,她就不由自主地摘下一朵小红花,插在辫子上。在地里做农活时,其自家嫂子

常常拿其开涮,“三姑娘呀,你也拾掇拾掇,要不赶紧给你说个人,把你嫁出去。”每听此言,三姑娘脸上一阵晕红,不好意思地说“看你这个嫂子说的,人家还小呢。”一句话,就把这个话题岔开了。

别看三姑娘大大咧咧的,却心地善良,乐意助人。我下放之初,个子矮小,力气不足。生产队为照顾我,让我与妇女一起干活,工分也是与妇女同等。有一次与妇女一起挑粪,往田地里送肥,一位妇女为考验我(或者说是使坏),给我笊子(用竹编的挑粪工具)上粪时,故意上的满满的,好像要看笑话似的,沉重担子压得左右摇晃,不远处就听到她哧哧地偷笑。遇到三姑娘上粪时,她担心我挑不动,总是给我少上一点。有人故意给我上太满时,就抱打不平,用铁锨扒从笊子上拉下来一点。

“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秧。”插秧季节,分外热闹,一块大田里,男女老少一字排开,一些青年男女为博取异性眼球,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只见一个个左手握着秧把,快速分到右手,迅速

插到秧田里。你来我往,“腿步是向前”,谁退得慢了,往往是越插撒的行数越多,就如一个大葫芦,我们常称为“吃葫芦”。

我初次插秧,不得要领,双脚踏入水田,就不听使唤,一脚踏入田里,半天拔不起来。插秧后退时,一不小心还坐在泥田里,“吃葫芦”是常有的事。三姑娘见此,并不是冷嘲热讽,而是立刻赶过来,帮我把这个“葫芦”消灭掉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参军入伍离开了生产队,再也没有见过三姑娘。

后来听说她嫁人了;再后来听说她喝农药自杀了。有人说她是因为婆媳不和,经常吵架;还有人说是与其丈夫八字不合,性格反差太大。或许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,她才下如此决心,她前面的路越走越窄,也越来越模糊;她疲倦了,厌烦了。她做了一个梦,依着大地歇息了,从此再也不会痛苦。

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,或许是其刚烈的性格,注定了她的命运。



## 南湾湖的水(三首)

王军

孔子赏山阅水时,几片清茶的明净  
透露着惊世的举动,他停下脚步  
周游列国的心事驻足而止  
他望着,泲河的水  
那份明澈,那股清畅  
奔流在群山相间的河里  
徜徉在世事的风雨中

我行走着,在一块块青石镶嵌的大坝上  
用目光抚摸一片碧波荡漾的宁静  
那水,是星河溢出的露珠  
滋润万物生灵的眼睛  
梦湿圣人最后的驿站

有时想,那些异乡人的叫绝  
湖水涟漪,水美鱼肥  
乡音凝聚时,我偷起周日的清闲  
轻轻地捧起它,放在解渴的胸前  
留恋在心境中沸腾  
春风轻揉着目光

### 湖中的夕阳

不知谁在湖的西边燃烧一把火  
太阳在山上烤着  
露出涨红的脸蛋

有人惊奇地喊了出来

风吹着一绺头发  
倒影坠入湖心

猴子在岛中承受着远处的欢呼  
人群被夜色驱赶,谢幕的晚霞伸进湖底  
打开银河的亮光

### 猴岛

猴子耍起天性,佛祖悄悄地  
在手心放着一滴水  
水漫成湖,山坐在湖中  
猴子爬在树上  
游人乘着木船  
寻找快乐的时光

世外的桃源,往往都在岛上  
贾岛推敲文字时,月亮恰恰偏西  
猴子瞅起湖  
不是那口井,撓月的心事  
落在女人的包里

那边有人尖叫  
惊动的唐僧双手合十  
悟空,切莫乱来  
勿躁,勿躁  
心灵便有去处